

外沙蛋家棚

旧社会的外沙，面对外沙内港的沿岸一带，集结一大批结棚聚居的渔家蛋民。他们聚居之后，非屋、非楼、非庐、非厦，却如少数民族所居的苗寨、瑶寨木房一般，即无砖石之砌，而是竹木结构之棚，市民称之为蛋家棚。蛋家棚分布于沙滩，一部分依附于外沙与港岸之间的空域地带，隔外沙不与外海相连。一章皆由木柱木栋支撑，距地平面有三、四米高，棚底面（即楼板面）钉木板连块而成，棚壁亦由竹木篱笆围成，棚顶瓦盖或竹瓦作遮，棚的大小可不一，但棚的高低一致。北海的五月潮和十月潮之潮水为大，故棚底离沙于面起码三米高至四米，才不至于涨潮潮浸。居棚之民，多属贫困之家，他们从事以钓、摇、打为生。钓者，赖一叶之舟（俗称之艇）于浅海钓捞为计，有钓则饱，无捞则饿，是昔日棚民生活粗笔写照。摇者，摇一小艇往往来于外沙与龙王庙码头之间运（货）搭（客）收入为生，雨天大作之日便是无米下炊之时。打者，非打家劫舍之打，却是抛妻弃子下船为老板打工，飘洋过海远涉越南捕鱼，短则三、二个月，长则一年半载始返家。钓、摇、打三业，以打为苦为险，万一遇沉船之不幸，葬身海底棚内子妻无靠无依，故棚民忌闻沉音，忌见沉字，谈沉色变，故与外沙棚民交往须避沉字之谈，是礼貌之所需，交友之所要。否则他心不悦，你面尴尬。

棚民之贫富，可藉其所居之棚的结构和外表辨别。如支援棚的木柱木栋为大为粗，棚顶瓦盖，棚四周之壁由整齐的木板包围，涂上颜料，棚底板由大块杉木板钉铺此等结构，是有钱人家之暗示，他们有钱装修大船往越南深海捕捞，上说的“打”，是受雇以上这类船上打工。若棚柱细小，且拼接而成，棚顶非瓦遮盖，而是以作废的残旧帆布或竹瓦遮盖，棚壁由草席或篱笆所围，棚底板用拆船的旧船板钉拼，如此简陋之棚，一看便知是贫穷蛋家。但棚民无论贫富，棚宅进化论大小，棚质无论优劣，棚内洁净如洗，什物摆置有条不紊，棚底板一日数刷数抹，餐后必抹必刷，一日三餐，抹刷为三以上。他们刷具乃以大鲨鱼皮精心制作，市内商店无此物销售，刷之为净，板面反光如镜，坐之光滑舒适，一尘不染。于棚内赤足而行，鞋履不置其间，客访，自觉脱靴解鞋，否则主家不喜，客有失礼之嫌。棚内厅、房有序。用处房不及厅，房仅一用，厅有三用之多：待客、用餐、睡卧，均在厅内进行，即厅是客厅，是餐厅，也是睡眠之地。在凡夏季，棚民不论老少（结婚年青夫妇例外），夜间一律于厅内无席而卧，光滑凉爽，舒适宜人，房间未必有此风味而比之有愧，唯冬日时候才于房间入睡。厕所设于房间，于棚底板上只钻一大孔便成“方便”之处，屎尿直坠棚底，水涨冲洗无踪，故棚民无屎臭气之薰，无蚊蝇叮咬之苦。请客用餐，或客访坐谈，无椅凳为坐，皆棚板而坐，有类日人之风，故棚民家家户户无椅无凳，每逢水涌潮涨，棚民坐于棚头（除了房、厅外无棚底所盖的地方）垂钓，一竿在手，等待上钩（以往港口无今污染之为害，故鱼类犹多），不时石斑、沙箭、鲚鱼、鳝蟹纷纷上钩。据

我老友黎某所说（他曾住蛋家棚），某年他于棚头垂钓，竟有鲞爬上棚头作盘中餐，往往钓之为丰，可解无米之炊，属无本生意，且乐在其中。夏日炎炎之夜，或秋月高照之时，棚民于棚头（棚棚相连成片），或卧或坐，消暑谈心，卧看牵牛织女星，别有一番情趣涌上心头。每逢中秋佳节，秋月当空，市民于楼台庭院拜月赏月，棚民则于其棚头恭候月出，倘有骚人吟客于斯时斯地，便可领略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辽阔境界，是难得的赏心乐事一桩。

外沙的蛋家棚民迷信多忌，如出海捕鱼前，必杀生到庙堂烧香燃烛，求神拜佛，于菩萨面前求保佑出海为安，捕捞为丰，往返风顺，并作许愿。棚民守信，不敢欺神，许下心愿，还福，落实事先之许愿。启航将出海时，棚民打锣打鼓，爆竹声声，表示好兆头。若有船深亡不幸事生，死者家属将一狗绑缚一竹排上，投放海中，任其飘泊，此举意为为死者招魂。客人入棚，忌踏门槛，其请饮餐宴，拿筷忌手

心向来夹菜，碗与晴纶筋忌覆置。手心向下与匙碗之覆有沉船之相类念头而生，上说棚民最忌是与沉字打交道也。

棚民婚嫁，风俗独具一格。如闺女出嫁前几天，在家自哭自叹不绝，意为“哭家姐”，之后陪嫁妹来至新娘家与新娘共唱咸水歌，云云。唱、叹内容，大抵是感恩戴德父母养育之恩，不舍离姐妹别兄弟叔伯而去。若说“叹家姐”哀之成分多，则“唱咸水歌”乐之意味浓，所歌悦耳悠扬，引人入胜，因而唱咸水歌时，惹招左邻右舍之棚民来听，颇觉热闹。棚女出嫁时择吉日良辰，若日辰已到，新郎出海捕鱼未归。但婚期不可推迟，婚礼如期举行，此时迎来新娘（摇艇去接别于街上的车马），只能由男家捧一公鸡代新郎拜堂，此夜洞房新娘孤枕。新郎长时不知新娘面，新娘不知新郎颜。此一风俗今已不遵行了。

黄家裕